

舞台劇劇本 佳作



張文誠

出生：民國64年生

學歷：清大外文所肄

現職：清華大學外國文學所

創作理念

白：無聊那傢伙……那新來的「仔仔」了
紅：看你這麼一說，我也覺得有點
白：想想看，那傢伙……怎麼可能會幫我們清隊的呢？
紅：對呀，不同的路……他也不會是我們想像出來的人吧？
白：（肯定的）是清的人吧！
紅：那……那麼說，我們現在有……他沒有家……那件事，
白：肯定的，那也是一種幻覺
紅：那太好了！他根本不存在嘛！本來我就沒有什麼感覺，
白：不，一切物我皆……包括我們的困難……都是我們自己創造
……的結果，或許它是更複雜的……
紅：那也對！也許我們為這對象好和好，起一杯？（舉起酒杯）
白：（有舉杯怕苦）乾！
（他們碰杯。）
（後臺廣播起起如雲梯大為聲響的音樂，他從一個小窗，）
（廣播的廣播之後，它更為舞臺的半空，出現了坐在鞦韆上的面。

行走·落腳

劇情大綱

吳棻與吳攸隸屬於兩個不同的家庭，但兩個人的關係卻是緊密地聯結，吳棻時常聽見吳攸喜好的小提琴的聲音。

第一幕中，喪母的吳棻北上投靠父親的家，吳攸卻是因為壓力過大而執意離開家去國外旅行；吳棻遭受到父親妻子的壓力、同父異母的妹妹的挑戰與諒解，菲傭Maria則喚起了他對家與家鄉的渴求，重考而考上大學美術系的他決心離開這個家。

第二幕中，吳棻到了吳攸的家，才發現房東吳伯伯一直眷戀著他的母親，吳伯母則是因為他過於類似自己死去的小孩，因此產生了愛恨交織的矛盾心情，為了保持這個家的完整，吳棻不得不再次離開；最後，在吳攸的鼓勵之下，他終於決心要建造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家。

人物說明

- 吳棻 大學重考生，其後進入美術系就讀
父親 吳棻的父親，航空公司總經理，衰老的樣貌
阿姨 父親的再婚妻子，打扮入時
小茹 高中生，他的同父異母的妹妹
菲傭 Maria，大學畢業，父親家的菲籍傭人
- 吳攸 研究生，喜好拉小提琴，熱愛旅行
爸爸 吳攸的爸爸，美術系教授
媽媽 吳攸的母親，家庭主婦

舞台劇劇本

第一幕 行走

第一場 離去與來到

(冬天午夜，火車站，偶而傳來火車誤點的廣播，不時可以聽見火車入站與離去的鳴笛聲。吳棻坐在長椅上等待，座位上有兩只大皮箱；吳攸，旅人的打扮，手上持著一個裝小提琴的箱子，站在牆壁旁對著電話筒說話)

廣播：各位旅客，從基隆出發，經台北往台中方向的1069復興號班次，約莫晚三十分鐘進站，請各位耐心等待。

吳棻：(站著，左手拿著筆記本，右手向前伸，與某個人握手的樣子，深呼一口氣後)爸，抱歉，讓您這麼晚還到車站來接我，火車誤點。新竹路段一列火車出軌，我在那兒耽擱了一個多小時，讓您擔心了...。不用，我自己提就可以了，真的不用.....。(看看筆記本，拿出筆來劃了幾條線)

吳攸：(對著電話筒說)爸，我是吳攸，您在睡了嗎？對不起，吵到您了。我在車站給您打電話，準備搭凌晨三點的飛機去旅行。

吳棻：從南部搭火車北上，一路上我想您能給我一個什麼樣的家呢？夜晚的景色，在車窗外如浮島般地一個接著一個地漂過，剎那間我以為我是株無根的浮萍，即使您收容了我，對不起，我必須說收容，因為您算是我的家人嗎？您給我的印象模糊不清，我的記憶裡只有在您和媽媽的那張泛黃的合照，與您每個月固定寄來的支票上面，我才意識到您的存在。(在筆記本上又寫了一些東西)

吳攸：(看著吳棻)旁邊有人，我不能太大聲。您聽我說，爸，我沒有要欺騙您的意思，也不是要不告而別，只是我知道媽一定不允許我私自出國。我決定要離開台灣一陣子，不是我不愛這個家，而是我怕我會毀了這個家，我已經無處宣洩您們給我的壓力了，爸，您能懂嗎？我很怕，有一天我再也承受不

了，我就會永遠地逃離。這是給我們這個家一個機會，暫時冷卻。

吳棻：我該叫她叫什麼呢？您希望我怎麼叫她？媽媽還是阿姨？對您們來說，我算不算是一個外人呢？一個入侵者，一個背負著家庭破碎但忌妒家庭美好的人，所以存心搞破壞。不……，我沒有這個意思，這是您要我來跟您們一起生活的，您可以說不，真的，我不在乎一個人生活的，我不在乎。

吳攸：旅行，是為了在路上發掘與我不一樣的人，讓我知道我存在這個世上的價值。爸爸，在台灣旅行了幾回，我更迫切地想要出國，這塊土地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家，我始終逃脫不了這些包伏。我不想跟我說同樣語言的人說話，我已經被宰制了，我寧願比手畫腳，用心聆聽，而不是在語言的框架中自說自話。這就是我們這個家的問題，您跟媽媽以為是關心我的，但是您們只用自己的方式去對待我。

吳棻：我知道我會叨擾到您們的生活，她可能不會諒解我，可是……。

吳攸：爸，謝謝您的諒解，我不在您們的身邊，您們要好好照顧自己……，媽媽……。

吳棻：可是我不能不來，因為我要挖掘我記憶中最底層的您，您的形象是模糊的，但卻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現在我的夢境中，一個不存在我生活中的您不斷地干擾我的生活，我幾乎都要錯亂了，有時您站在我的旁邊望著我，有時您在床邊撫摸我的額頭，更有時候您竟然就在學校門口等我下課。

吳攸：媽，您不要哭，爸已經同意讓我一個人去旅行了，不用擔心我的氣喘，我會小心，沒有危險的。我沒有告訴您，就辦了休學手續，我是不得已的。我很想單獨一個人，就我一個人去體驗生活，到一個陌生的國度，一個不知道我是

誰的世界，媽媽，給我勇氣，也給您自己信心，我們辦得到。

吳棻：除了您跟她，還有一個妹妹。我很害怕跟您們一起生活，在這幢房子下，我怕半夜醒來，望著天花板，我會不知道我處在那一個地方，我怕黑暗會吞噬我，只剩下漫漫長夜。我告訴我要給自己勇氣，去面對一個陌生的家，這是我人生中不得不完成的任務，不過是遲早的問題，現在膽怯了，以後就要遭受更大的苦痛。

吳攸：我愛這個家，沒有一絲絲想要拋棄您跟爸爸的意思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找到我人生的方向，我一直遵循著您要我走的方向，您要我學琴，我做了，您要我唸明星高中，我也唸了，甚至大學填科系，您不讓我念藝術，我也沒有違抗您；可是，我發現我幾乎不是我自己了，媽媽，這次我想做自己。您不要哭，我保證，我會回來的，我會回來把研究所學業完成的。

吳棻：這一刻終於來臨，十幾年來我不斷地想像當我見到您時，我應該要有的反應是什麼。我甚至想到即使您就站在我面前，我也認不出您來，媽媽擔心發生這樣的事，所以每年都會寄我的生活照給您，您應該有收到，她想要是我認不出來，您也可以馬上就認出我是誰。

(小提琴的聲音響起，吳棻被這個聲音吸引住，直到火車鳴笛的聲音才驚醒)

吳攸：我已經等不及了，我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去流浪，我怕我的學業還沒拿到，我就跟我們庭院裡的玫瑰一樣枯萎了，媽媽，請您體諒我，好嗎？

(火車鳴笛的聲音，火車進站)

廣播：各位旅客，往台中方向的1069復興號班次已經進站，請還沒上車的旅客，趕快上車。

吳攸：媽，我不能再說了，火車已經來了，我要掛電話了，請您跟

舞台劇劇本

爸好好保重，我會照顧自己的。放心，我會平安回來的。
(吳攸掛上電話，拎起行李，往左上舞台剪票口方向走去，吳棻停頓，轉過身看著吳攸，吳攸也望著他，同時，吳棻的父親出現在右下舞台。)

父親：吳棻，爸爸在這兒。

吳棻：(像個小孩子般跑過去)爸爸。(突然停在他的前面，愣住地

望著他)

(燈暗)

吳棻：(OS)我，我可以叫您爸爸嗎？

吳攸：(OS)旅行，是為了尋找家的意義。

(火車離站的聲音漸大，然後漸小)

第二場 角力與壓力

(右下舞台用光圈打出一個廚房的場景，微弱的燈光，父親與阿姨坐在廚房裏的圓桌子旁邊，菲傭在瓦斯爐旁下麵。左上舞台是吳葦的房間，懸掛著飛機的模型，他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望著天花板)

阿姨：(燃起一根菸，向父親示意，父親表示不要)一百天，他已經待在這兒一百天了，我真佩服我自己，可以跟一個外人共同生活。

父親：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兒子。

吳葦：兒子與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？只是血緣關係嗎？或者還有更多的？就只是因為這個理由，所以他必須照顧我？

阿姨：可他不是我兒子。

父親：可是妳難道無法將他視作是妳的兒子？

阿姨：名義上可以說是，但實際上不是。我有心對他好，但他的眼神一直透露著對我的不信任，他是不可能敞開心扉回應我的。

父親：我能夠明瞭，他自小受過許多苦，難免對人退卻，連對我也是一樣，但是我不能放他一個人，他母親已經不在世上了，外婆又剛過世，他需要一個家。

阿姨：(向父親吐了一口菸)家？自從他來到，這似乎就稱不上是一個家了。

吳葦：家？從沒有一個完整的家，都是殘破的。

(菲傭轉過身來)

菲傭：先生，要不要加蛋？

父親：不用了。

阿姨：Maria，多加一個蛋吧！(話中帶刺)先生要多補充營養，這些日子孝順他那不成材的兒子也夠他受了。

菲傭：是，太太。

父親：妳不應該這樣說我的兒子。

阿姨：連大學都要重考兩次的人，你說他成材嗎？

父親：這不能怪他，他一直沒有辦法專心念書。我從沒盡到一個父親應有的責任，只有他出生時，抱過他一次，此後他就失去父親的懷抱，忍受同學們的嘲笑，他的母親又體弱多病，難怪他會.....。

阿姨：你是在怪我？將你從你兒子的身邊搶走？

父親：我沒有這個意思，我只是自責罷了，對他們母子總有些歉意。

吳葦：媽總是說爸爸是一個好人，他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他早就後悔了，他還是很愛我們的。他真的後悔了？他真的愛我們？

阿姨：我知道你還對她念念不忘，基於都是女人的立場，我是該同情她，但你也別忘我是你的太太，我是有權利妒忌的。

菲傭：(打斷她的話，端麵)先生，麵好了。

阿姨：Maria，你可以去休息了。

菲傭：是，太太。(往右上舞台離開)

(父親吃麵，阿姨將菸捻熄，重新燃起一根菸。吳葦爬起來，坐在床上，玩弄著飛機模型)

父親：我從沒忘記妳是我的老婆。

(兩人不語)

吳葦：我一直走、一直走，走到腿痠了，口渴了，我望著天空遨翔的飛機，希望可以搭上任何一架飛機，帶我去尋找一個家。等我搭上了這座飛機，才發現結果是荒謬的，終點是一座殘破的機場，人來人往，他們的臉孔冷漠無情，這不是我的家，更不是我的家鄉。

阿姨：這幾天，航空公司的事務還好吧？

父親：嗯。

阿姨：我父親已經決定再過個一兩年，就把整個公司交給你，你可別讓他失望了。

吳葦：我想像幾百、幾千次，爸爸的家會是什麼樣子？現實中竟沒有跟我想過的任何一個完全同樣，這是個陌生的地方，冷冰冰的空氣裡，我可以嗅到這個家對我的不歡迎，我想逃離，可是我不行。

阿姨：我想過了，等吳葦考上大學後，就讓他去外面租房子，這樣一來他離學校近，也可以專心讀書，你應該也會同意我吧？

父親：不行，我答應過他母親會照顧他的。

阿姨：他母親，他母親……。難道這幾年來我努力得還不夠嗎？為何你還一直惦記著她，當初你跟我結婚只是為了一步登天，但是你敢說完全不愛我嗎？你給我的是感情，對她不過是同情，我很清楚，你每個月寄錢回去，雖然我知道，但我默不吭聲，容忍你，體恤你，完全是我能夠體會一個女人帶著小孩的困難。但自從他來到我們家後，一切就走了個樣，我再也無法掩飾我的痛苦，你卻毫不在乎的樣子。(掩面哭泣)

父親：(放下手中的筷子)我瞭解你的難處，可妳也不能不顧慮我的立場，我總不能將自己的兒子趕出家門，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。

阿姨：如果是他自願的呢？(父親陷入沉思)

吳葦：這不是我要的，我是迫不得已的，我從小就不知道什麼叫選擇，記得小學一年級，老師問我的父親叫什麼名字，我回答不出來的窘樣，全班同學笑我沒有父親，我倔強地逃課跑回家裡去，媽媽卻把我揍了一頓，然後把我抱在懷中，要我不要哭，要做個好學生，不能逃課。

父親：好吧！等他考完大學，我會詢問他的意見的，由他自行決定他要不要搬出去。

阿姨：(笑)謝謝，我相信他會願意搬出去的。我感激你為了保持這個家的完整所付出的一切。(起身)

父親：我只要要求妳對他好一些，做做樣子也好。

阿姨：(將雙手放在他的肩膀上)放心，我會的。我累了，先去睡

舞台劇劇本

了。(轉身離去)

父親：我是錯了，完全錯了，難道這些就是我所要的嗎？

(右下舞台燈漸暗，照在父親落寞的身上，與吳棻的身影成為對比)

吳棻：誰不想要一個家？可是我不能。媽，不是我要違背對妳的承諾，我只是承受不了敵意所帶來的苦痛，更無法承受在空間的邊緣裡看著他們和樂融融的樣子，卻要假裝與他們同樂，像是一家人。

(燈暗)

第三場 對談與坦誠

(黃昏的陽光從窗戶射進吳某的畫室，一盞立燈。牆上掛著一些他的畫作，畫架上一幅半完成的作品。小茹看著一幅又一副的畫，陷入沉思。吳某帶著畫具進入)

小茹：不要開燈。

吳某：妳對我畫的這些差勁的作品感興趣嗎？

小茹：一點也不，我很喜歡。在這樣的光線下，明亮與黑暗的對比，陰影永遠跟隨著畫中的物體，表面上看似光明的，實際上卻是灰暗的。這也是你畫作想要表達的意思吧。

(吳某不語，小茹警覺到)

小茹：對不起，哥哥，我...我不該擅自進入你的畫室，也不該隨便評論你的畫，我還是離開好了。

吳某：不，妳說得很正確，我很高興妳喜歡我的畫。

小茹：真的？

吳某：嗯。

小茹：我該離開了，很抱歉打擾到你了。

吳某：我想妳應該有話對我說。

小茹：喔！對了，我要恭喜你順利考上你想讀的美術系，憑你的才華，一定可以讀得很好，我是來跟你說恭喜的。

吳某：就只是為了跟我說這個？小茹，妳跟同年紀的女孩子不同，我看得出來妳的心思細密，從我到這個家的第一天我就察覺到了，我們交談的機會不多，但是妳的行為舉止都告訴我妳對我的不歡迎。

小茹：我沒有，我把你當哥哥看。

吳某：你不用急著否認，換作是我，突然冒出一個外人，也會感到渾身不舒服的。我嗅到了妳對我的敵意，我不在乎。

小茹：(被激怒的語氣)你，你對我何嘗不是如此？難道你對我和我媽媽就毫無敵意嗎？你一直認為我母親是個搶人丈夫的壞女

人，可事實並非如此，那是爸爸自己的選擇。

吳葦：我懂，我們沒有權利去評斷父母的行為，可是他們卻造成了我跟你的痛苦。

小茹：我不感覺到痛苦，相反地，我很快樂。從小我就被迫察言觀色，討父母的歡心，總覺得他們之間有個無法跨越的鴻溝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但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是一座橋樑，我很滿意我扮演的角色。可是，有一天爸爸突然告訴我有一個「哥哥」要跟我們一起生活，我被嚇到了，雖然從小我就渴望有個哥哥來保護我，跟我吵架、爭父母的寵，但是突然被告知這樣的事情，你希望我該有什麼樣的反應呢？張開雙臂歡迎你嗎？

吳葦：我很抱歉，這些都不是我能夠選擇的，我跟妳一樣都是被迫接受，我對妳的心情感同身受。

(兩人沉默不語)

小茹：我剛剛太衝動了，我只是想說你是我的哥哥，我很欽佩你。第一次看到你就覺得你很特殊，尤其是你畫的畫。我常常一個人在未經你的允許就跑來偷看你的畫，看著看著就入迷了，彷彿進入你畫中的世界，可是只要一碰觸到畫裡的黑暗底層，我就退縮了，因為那讓我聯想到你給我母親帶來的痛苦，我只好快速地逃離這個地方，也躲你躲得遠遠地。

吳葦：我不知道你有這麼多的困擾，妳應該早點跟我說，或許我可以更快地就讓所有人結束這場荒謬的鬧劇，這個造成大家苦痛的來源。

(兩人沉默不語，屋內光線暗了下來)

吳葦：我去開盞燈。(將立燈打開)

(小提琴的聲音響起，吳葦被這個聲音吸引住，失神狀態)

小茹：(望著畫架上的畫)這幅你還沒有完成的畫應該是仿愛德華·孟克的『尖叫』。

吳荃：啊？

小茹：我說這畫架上的畫是不是.....。

吳荃：小茹，妳有沒有聽見小提琴的聲音？

小茹：沒有呀，在我們這個社區裡，我從來沒看過有人拉小提琴。

(聲音消失)

吳荃：喔，那大概是我聽錯了。...對了，你剛剛說這畫.....。

小茹：是不是愛德華·孟克的『尖叫』

吳荃：妳怎麼會知道這幅畫？

小茹：我在美術課上有看過幻燈片，孟克說他筆下的這個人物的叫喊是一種「貫穿自然的尖叫」，這個人是在一個封閉、靜寂的薄膜裡長大，後來看到某種異象而發出驚叫，這個叫聲撕裂了薄膜，也展現了聲音和痛苦的世界。(吳荃一種驚訝的眼神望著她)這些都是我們老師說的啦！

吳荃：(自嘲地說)這就是我目前的處境，即使是捂住了耳朵，卻也抵擋不了那撕裂的聲音貫穿我的耳膜，直達我的內心。

小茹：充滿自我意識的抵抗仍阻擋不了外界的壓力，但總比一聲不響地就放棄來得好。

吳荃：是好得多，但我愈是想要抵抗，帶給自己的及其他人的痛苦也就愈多。妳不覺得爸爸他老了許多。

小茹：他的壓力不比你少。

吳荃：(嘆氣地說)我知道。

小茹：不要沮喪，媽媽只是還不習慣跟你一起生活，我相信她會接納你的。

吳荃：或許，或許有那麼一天。

小茹：會有這麼一天的，我們是一家人呀。

(燈暗)

第四場 家與家鄉

(下午，場景是教堂，空無一人。菲傭正在祈禱，面容哀戚，吳棻站在旁邊)

菲傭：(祈禱完畢)Thank you，吳棻，幫我跟太太說情，還陪我來教堂祈禱。

吳棻：You're welcome！這是我應該做的，希望你母親的身體早日康復，妳昨晚寫的信有帶在身上吧。

菲傭：有。

吳棻：應該沒有什麼大礙吧？要是不行，我跟爸爸說，讓妳放個假回家。

菲傭：不用了，我媽媽只是身體不舒服，應該沒關係。

吳棻：喔！那好。

(停頓)

吳棻：對了Maria，妳來到這個國家多久了，妳中文說得不錯。

菲傭：三年，我在菲律賓讀大學時，學過中文。

吳棻：妳有大學學歷？那為何妳遠離自己的故鄉，選擇來到台灣做這種工作？

菲傭：我的國家狀況很差，爸爸勉強讓我讀到大學，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做過一兩個工作，但薪水還比不上來台灣當傭人的錢。我愛我的家鄉，但這不是我能夠選擇的，我只想要賺很多的錢回去，讓我的家人過著比較好的生活。

吳棻：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。妳的家鄉長什麼樣子？

菲傭：貧窮的土地與人們，對於麵包饑渴的眼神，只要能夠活下去就好了。都市到處都是荒廢的建築物與貧民窟，鄉下地方，以我住的地方來說，都是未開發區。

吳棻：聽妳的敘述，難道妳的故鄉沒有值得你懷念的地方？

菲傭：當然有，你們中國人不是有一句話嗎？什麼「金窩、銀窩，還...還...」

吳棻：還比不上自己的狗窩。

菲傭：對對對，就是這句話。我的家鄉雖然貧困，卻很美麗，我的家建在靠海的山坡上，我的爸爸是漁夫，媽媽負責織東西，我有很多弟弟妹妹，常跟我吵架，可是我很愛他們。天氣很好，每天都有太陽，不像台北，夏天才有陽光，冬天時天空總是陰陰的。我喜歡一邊洗衣服，一邊哼歌，然後就把衣服晾在架子上，看他們被風吹起來的樣子。

吳棻：聽到妳這麼說，也讓我想起我的故鄉來了。

菲傭：你的故鄉？你不是先生的兒子嗎？你不是一直住在台北，高中離家去學校寄宿嗎？

吳棻：不是，妳不知道我不是太太的親身兒子嗎？

菲傭：我知道，所以她對你的態度不是很好，就跟對我一樣。（苦笑）

吳棻：（笑）嗯。我的故鄉位在南台灣，妳應該沒去過。那裏跟妳們菲律賓的天氣差不多，總是有陽光，有清澈湛藍的大海，有閃閃發亮的沙灘，有很多的野生植物，當然是沒有妳們那麼落後。夏天午後都會下一場陣雨，我喜歡在雨裡跑步的感覺，又有陽光、又有雨，我們都說這叫太陽雨。

菲傭：太陽雨，這名字還真好聽。

吳棻：是呀！淋著太陽雨，就像是幸福的水珠灑在身上，全身發亮的樣子。

菲傭：我真希望我也可以親吻太陽雨。

吳棻：對我來說，家就等於是故鄉，離開了故鄉，也就是離開了家。我跟妳都成為蒲公英，只能任憑風將我們吹往那個方向，我們就跟隨著風四處飛散，有時候降落在土地上，還沒來得及喘一口氣，另一陣風又將我們吹向另一個地方。就這樣，永遠也回不了家。

菲傭：好深奧，我聽不大懂，可能是跟我的中文程度有關。

吳棻：Maria，妳目前最大的希望是什麼？

舞台劇劇本

菲傭：回故鄉與家人團聚。

吳荃：我也是，只不過我的家鄉只剩下回憶，一個空殼，早已人去樓空，回去充其量只不過是憑弔記憶罷了。

菲傭：感覺你好像很難過的樣子。

吳荃：是無奈與悲哀。

(兩人無語，教堂的鐘聲響起)

吳荃：時間不早了，我們也該離開了，還要去郵局寄信呢。

菲傭：嗯。

(小提琴的聲音響起，吳荃再度被吸引)

吳荃：Maria，你有沒有聽到violin的聲音？

菲傭：沒有呀。

吳荃：有，肯定有，絕對錯不了，有一個人從我來到台北，就不斷地拉著小提琴，彷彿就在我身旁一樣陰魂不散。快，妳幫我找找看是不是有人在拉violin。

菲傭：可是我完全沒有聽見。

吳荃：可是我確實聽見了，我要去找，我要去找看看。(跑向左上舞台)

菲傭：(看著他，追著趕上去)吳荃，吳荃……。

(燈暗)

第五場 最後的晚餐

(舞台上一張長方型大桌子，上面覆蓋著白色桌巾，父親、阿姨、吳葦、小茹正在用晚餐，菲傭來來回回地遞送菜餚上桌)

阿姨：難得這個晚上我們全家人能夠聚在一起吃頓晚飯，這都得託吳葦的福份。吳葦，來，阿姨要跟你說一聲恭喜，考上你心目中理想的大學。(她舉起杯子)

吳葦：謝謝阿姨，都是因為妳對我的細心照料，我才能好好準備大學聯考，這功勞都應該歸您，應該是我敬您一杯。(向她敬酒)

小茹：哥哥，你就不要客氣了，你能考上都是你自己的努力還有才華。

父親：嗯，來，吳葦，讓爸爸跟你說一聲恭喜。(舉起杯子，一飲而盡)

(眾人無語沉默一會兒，低頭用飯。菲傭上菜)

阿姨：Maria，我昨晚交代妳要準備的菜，都準備好了嗎？

菲傭：都準備好了，待會就可以全上了。(下場)

父親：上了大學，可是得好好用功念書，別再貪玩囉，需要什麼儘管跟爸爸說，爸爸一定全力支持你。

阿姨：對呀！吳葦，你可是你爸爸唯一的兒子，你可是要爭氣點，可別讓他丟臉了。

父親：我對他有信心，就我看來，吳葦的畫可是比那些畫家畫得還好，無論是佈局或是用色，也不會輸給他們。你一定可以表現得很好的，對吧？

吳葦：嗯，我會盡力而為，不會讓你失望的。

父親：離九月開學還有將近一個月，你有什麼打算沒有？

吳葦：我想回南部一趟去掃墓，告訴在天上的媽媽和外婆我考上大學的消息。

阿姨：(有些不悅，但力持鎮靜)是該這個樣子，你真是個好孩子，

舞台劇劇本

吳菘：？

吳菘：順便在南部做一些畫，免得開學後手忙腳亂。這時候南部的氣候很適合作畫，捕捉那瞬間移動的光影變化。

小茹：嗯，這應該就是所謂的「印象派」的畫風，對吧？哥哥。

吳菘：嗯。

(阿姨瞪了小茹一眼，她急忙低下頭去吞飯，菲傭上菜)

吳菘：Maria做的菜真是不錯，應該跟她說聲謝謝。Maria，謝謝妳。

小茹：(興高采烈)Maria，謝謝。

菲傭：不會啦，我應該做的。你們慢用。(下場)

阿姨：不錯是不錯，就是口味重了點，還是台灣本地的傭人好，貴是貴了一點，但也比較勤奮好溝通。

(吳菘及小茹無語地望著她)

父親：你別那麼喜歡挑剔，Maria也來這個家兩年多了，她不錯了。

阿姨：她做不好，就是應該受責難。

父親：好。好好的一個氣氛別搞砸了，大家吃飯。

(眾人無語用飯，一會兒菲傭又上菜，整個桌子滿滿地，他們手忙腳亂地站起來挪動一些盤子，然後才坐下)

菲傭：先生，菜都上完了。

父親：妳去休息吧。待會再來收碗盤就好。

菲傭：是(下場)

阿姨：(看著父親)你不是有件事要跟吳菘商量嗎？(他沒有回應)對了，吳菘，你爸爸前兩天說有件事要跟你商量。

吳菘：什麼事？爸。

父親：沒有啦，就是，就是.....。

吳菘：(趕忙搶話)對了，我有一件事也想跟爸說，不然我先說好了，希望您跟阿姨能夠同意。我想搬出去住。

父親：搬出去？

小茹：不行啦，哥，你說好要教我作畫的，怎麼可以搬出去住？

吳葦：我考慮過了，學校離家裡遠，我每天光是通車來回的時間加起來就得花上兩個多小時，我想給自己多一點時間作畫，不想浪費在坐車的時間上。我週末還是會回家，平常妳就好好念書，星期天我再教妳畫畫。

小茹：可是……。

父親：你讓我再想一想，我不能隨便答應你搬出去住。

吳葦：我知道，我搬出去住會給家裡帶來很大的負擔，我已經在學校附近的才藝班找到一個兼職當美術老師的機會，我自己可以負擔得起房租的。

父親：這件事你怎麼不事先跟爸爸商量，這不是錢的問題，我不允許你去打工，你要專心在課業上。

吳葦：可是當美術老師對我來說也是種磨練，我不能什麼事都要靠您，爸。

父親：我是你的父親，當然有義務要給你最好的，況且我答應過你媽媽要好好照顧你……。

阿姨：好了，你們父子倆就別為了這種小事爭吵了。吳葦說得有道理，我也贊成他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通車這種小事上，但是吳葦，你也別打什麼工了，專心念書才是真的。這樣好了，你們都各讓一步。葦葦，你可以搬出去，但別打工，週末記得回家看看你父親。(看著父親)這樣總可以了吧？

(眾人不語，菲傭上來收拾一些碗盤，又下場)

父親：好吧！既然你已經決定了，你就去做吧。那個打工就跟他們說你有事，無法去兼差，只要你答應，我就答應你搬出去。

吳葦：好，我明天就去跟他們說。謝謝爸。

阿姨：這樣不是很好嘛！

小茹：我……。

阿姨：鬼丫頭，你哥哥不會忘了妳的，他週末都會回來教妳畫畫。

對吧，吳葦？

吳荃：嗯。

(眾人無語)

阿姨：你爸爸剛剛說要跟你說一件事，他準備了份禮物。我也不

知道那是什麼？

父親：喔！對了，我剛剛就是要拿這個東西給你，差點給忘了。

吳荃：(大聲喊)Maria，將那個盒子拿來。(後舞台傳來一聲「好」的聲音)

(Maria上場拿著一個很大的盒子給父親，下場)

父親：爸爸保證這個禮物你肯定會喜歡，幾次在街上，我老是看

你一直望著這個東西，捨不得離開的樣子，那時我就決定

等你考上大學，要買這個送給你。來，拿去，打開來看

看。

吳荃：謝謝爸。(動手拆包裝)

阿姨：我就說你爸爸對你最好了。

小茹：我也想要，等我考上大學，我也要一個喔。

父親：呵呵，一年後妳考上大學，爸也買一個你喜歡的禮物給你

。

吳荃：(拿出一個無敵鐵金剛的模型，整個人從原先的喜悅轉為憤怒)我不要。

父親：你不要？

吳荃：是的，我不要，我不要這個東西，他好好地就立在櫥窗裡頭，你為什麼要改變他的命運？櫥窗就是他的家，你怎麼能夠這麼殘忍，強迫他離開他的家。

阿姨：你父親是看你喜歡，才買下來的，你怎麼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來？你這孩子，真不懂事。

父親：他不要就算了，我明天拿去退還就是。

吳荃：(看著父親落漠的神情，趕忙地說)不，不用了。我要就是了，你不用拿去退還，我很喜歡。

父親：我還是拿去退好了，是爸爸會錯意了，買了一個你不喜歡

的禮物。
 吳荃：沒有，我...，我一時只是覺得我年紀這麼大了，玩這個怪難為情的，才有那樣的反應。我很喜歡的，爸，我真的很喜歡的。

父親：真的？

吳荃：嗯。

阿姨：那不就好了嘛！吳荃，要體會你父親的心意，可別再那麼孩子氣。

吳荃：我知道。

阿姨：Maria，來把碗盤收一收。

(Maria出場將碗盤收拾乾淨)

阿姨：我們大家都去客廳坐。Maria妳等會將水果拿來。

Maria：是，太太。

(大家都下場，只剩下吳荃一個人抱著無敵鐵金剛，望著他，突然間

放聲痛哭。小提琴的聲音響起)

(燈暗)

第二幕 落腳

第一場 寄宿與回歸

(酷熱的九月下午，捷運車站大廳，一具長椅，右下舞台牆壁上有一具公用電話，偶而傳來捷運車箱在軌道上行駛的聲音。吳葦拿著裝有美術用品的畫具箱子，父親從左下舞台入場，將車票拿給吳葦)

父親：吳葦，車票。

吳葦：謝謝爸。

父親：不用。身為一個父親，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一件小事，我感到慚愧。

(吳葦不說話，兩個人沉默了一回)

父親：今天下午沒有太多人，你待會應該有位置坐。

吳葦：唔。非例假日的下午，人比較少。

父親：你第一次搭捷運，這系統複雜得很，到忠孝復興站記得換板南線，然後搭到台北車站再換新淡線，到了北投，再換搭新北投的車子，坐到終點，再走一段路，然後……。

吳葦：我知道，爸，您已經說過好幾次了，小茹也畫了張地圖給我，我很清楚，不用擔心。

父親：清楚就好，清楚就好。

(兩個人又陷入沉默)

吳葦：嗯。爸，對不起，不該讓你放下工作，開車送我來車站的。

父親：我本來是打算親自開車送你去吳伯伯那兒的。

吳葦：我自己去就可以了，就像當初我從南部一個人上來一樣。

父親：我知道你的個性，所以我也不堅持要送你過去。你吳伯伯已經將你的東西放在你要住的房間裡去，到了那兒，記得跟他說聲謝謝。他是爸大學時代的同學，也...，也是你媽的朋友(吳葦望了他一眼)。

吳葦：您怎麼沒有事先跟我說這回事，你只說他是房東先生，姓吳。您這樣做，會讓我很覺得很尷尬，好像是受人照顧一樣。

父親：吳葦，你聽爸爸說。你出門在外，總得有人照料，吳伯伯跟我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了，他聽說你要去住他那兒，他高興得不得了。

吳葦：可是我不想要您欠一份人情，我也不想跟房東有太緊密的關係。

父親：你吳伯伯是個畫家，也是你學校的教授，課業及生活上都能幫助你，你去住那兒，爸爸也才放心。爸不是要監督你的行為，只是很單純地希望你能專心在畫畫上，爸跟他們說過了，你跟他們一起搭伙，省得在外面用餐，吃一些不營養、不衛生的自助餐。爸都只是為了你考量，沒有別的意思。

吳葦：(語氣和緩許多)只是你應該事先跟我商量嘛！

父親：爸知道，但又怕你不答應，才.....。

吳葦：我都知道了，我知道你是為我好。

(兩個人沉默無語地坐在長椅上，吳攸以旅人的打扮在左下舞台出現，走到公用電話打電話，放了錢進去，撥了幾次，對方似乎都在通話中)

父親：吳葦，你一直在逃避我，我很清楚，爸自知對不起你，但是爸爸都知道這些日子你的心情並不快樂，雖然一段不算長的時間，但對你來說，似乎是無止盡的折磨。

吳葦：爸，這段時間不過是我生命中的旅程之一，早就已經注定了，就像是你跟媽媽也是命中注定，無法逃脫的。

父親：爸承認當初我是自私的，才造就了這個結果，但我這些年來也嘗到苦果了，你阿姨對我的態度你是看見的，我幾乎沒有能力反駁。

吳葦：如果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段旅行，前半段是你給我的行程，我只能默默地接受，可是後半段，我要安排我自己要走

的路，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離開那個家的原因。

父親：我知道那個家對你來說，根本不算是個家。

(吳攸終於撥通電話)

吳攸：媽，我是吳攸，我旅行回來了，我待會就會回到家.....。喔，你剛剛跟爸通電話。對不起，我沒先回家，我先去看弟弟，剛剛才從山上下來。天氣很好，草又長長了不少，所以我除了些草，整理一下周圍的環境，順便告訴弟弟我這趟旅行的感想。...媽，我一定要現在先跟您說，我怕看到您時，我會退縮，又說不出話來。...這段旅程是對我一次的考驗，起初我並不感到孤單，因為有許多新奇的事物可以看，可是漸漸地那些東西也就再也引不起我的興趣，反而是在半夜我在國外搭著夜車時，您跟爸爸的面容就浮現在佈滿霧氣的窗子上，我突然覺得我很想家，我想回家。

吳葦：那個家對您來說算是個家嗎？

父親：是有點殘破，但畢竟是個家，我相信它也是你的家，總有一天，你是要回到這個家來的。

吳攸：媽，我不想再扮演兩個人的角色了。我剛才告訴弟弟說，我跟他是完全不同的，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要過，我不能活在他的陰影之下。我沒有辦法一個人當成兩個人用。這趟旅行，我已經是一個完整的自己了，這就是我想跟您說的，媽。

吳葦：等我準備好了，我會回到這個家的。

父親：我相信你會的。

吳攸：我要回家了，媽，但是這次只有我一個人，完整而且完全的一個人。我希望媽媽您能夠瞭解。

吳葦：(起身)爸，我該離開了。我會回來看您的。

父親：自己好好保重。

吳葦：爸，我有一個要求，你能讓我抱一會兒嗎？

父親：嗯。

吳棻：(抱著父親)這是我盼望許久的，我一直在渴望的，終於實現了，我也有一個爸爸。(分開)爸爸，謝謝。

父親：這也是我期盼的，與兒子的相擁。好了，你該進站了。

(吳棻走向左上舞台，父親站立不動看著他)

吳攸：媽，我要跟您說聲謝謝因為您讓我擁有一個很好環境。我要掛電話了，我已經準備好要回家，不會再逃離了。(吳攸掛上

電話，拾起裝有小提琴的箱子)

(吳攸眼睛望向左上舞台，吳棻剛好望向父親，同時也看到吳攸)

(燈暗)

(捷運在鐵道上行駛入站的聲音，從大聲到小聲)

第二場 家庭晚餐

(晚上，吳攸的家是和室，地上鋪著榻榻米，一張方桌，上面垂著一盞吊燈。外面下著大雨，屋內一隻小風扇嘎嘎響地正在吹送，吳攸、吳攸的爸爸、吳棻三個人坐在桌子上泡茶)

爸爸：這九月的雨可真不得了，一下起來就溼溼黏黏的，加上天氣熱，整個人也煩燥了些。(雷聲)你看，才一說，就馬上打雷了。吳棻，你可別因為這個樣子，就討厭吳伯父這個地方喔，平常要是天氣好，這兒還可以望見淡水出海口呢。

吳棻：嗯，其實我還滿喜歡這個地方，像極了我從小住的地方，只是天氣有那麼不一樣，其它的像是屋裡的配置以及庭院的模樣都簡直是一模一樣。

爸爸：說到一模一樣，當你父親跟我說你的名字時，我還嚇了一大跳。你叫吳棻，(指著吳攸)你叫吳攸，你們兩個還真是「無憂無慮」。

吳攸：爸，我的名字是你取的，可偏偏相反，我就一大堆憂愁。
(笑)

爸爸：是，是我的錯。爸爸向你賠不是。(拿起茶杯喝)

吳攸：(急忙拿起杯子)我是開玩笑的，爸，其實是我該說對不起。我不在家的這些日子讓您擔心了，也幸好有您的體諒，媽媽才願意諒解我。爸，我就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

爸爸：吳攸、吳棻，你們兩個還真是有默契，一個挑這個時間回家，一個呢則是這時候來這兒寄宿。本來幾個月前我還以為我要失去一個兒子了，怎麼這一會兒蹦出了兩個兒子來。

吳棻：搭捷運的時候，他跟我搭同一個車箱，我想這個人怎麼一副旅人的打扮，手上卻提著一個小提琴的箱子，很怪異不協調的樣子，我多看他兩眼，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。結果，他竟然一路上都跟著我，連走路到伯父家，他也不放

吳葦：過我。

吳攸：你這麼說可就不對囉，是誰不放過誰啊？是誰先跟對方攀談的？

吳葦：要不是我對這個地方不熟，我才懶得跟你說話。

吳攸：好呀！那時候你就應該不要問我，你自己找路，恐怕你到這會兒都還到不了呢。

吳葦：我下次絕不問你。

吳攸：好一個兔死狗烹、過河拆橋，把我利用過後，就當作垃圾一樣扔了。

吳葦：你.....。

爸爸：你們兩個才剛認識就鬥嘴鬥個不停，以後我看我是沒有清靜的日子好過了。

(三個人大笑，媽媽從右上舞台拿了些茶點出來，置放在桌上)

媽媽：你們三個人為了什麼笑了那麼開心。

爸爸：我是說這對「吳攸吳葦」以後恐怕不會給我們清靜日子過。

媽媽：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，這可真是巧合，你們倆簡直就像是兄弟一樣。這樣好了，我們干脆收吳葦當乾兒子，你看怎麼樣？(吳攸的臉色大變，低下頭來)

爸爸：好呀，我跟吳葦是滿投緣的，吳攸跟吳葦感情也應該不錯，這個提議好。

吳攸：我不贊成，我反對。

媽媽：你.....。

吳攸：媽，我不想要一個弟弟，感覺很奇怪。臨時多了一個乾弟弟，我無法調適。

爸爸：(急忙說話)吳攸說得也對，吳葦才剛到我們家，等他熟悉一些，再談這事也不遲。

媽媽：喔，是呀，是呀。(用圍裙擦拭自己的雙手)對了，吳葦，還不想吃些什麼？伯母來去準備。

吳葦：不用麻煩了，已經夠了，太多了。

媽媽：你這麼瘦，要多吃一點。你看看我們吳攸，雖然從小就患了氣喘，他這段獨自出外旅行的日子，也沒瘦下來，反倒壯得跟頭牛似地。你住伯母這兒，我保證不出三個月，就能讓你長胖。

吳棻：謝謝伯母，您的手藝這麼好，我剛晚飯還多吃了一碗呢。

媽媽：謝謝你的誇讚。伯母再去準備一些茶點，你再多吃一些喔。

吳棻：真的不用麻煩了，伯母。

爸爸：吳棻，你就不要那麼客氣，當作是自己的家一樣。你伯母今天開心極了，你就讓她忙一些。

媽媽：是，吳棻，你就儘管吃，伯母這兒讓你吃不倒的。(下場)

(三人沉默無語，雷聲大作)

爸爸：我看這天氣明天是好不了，本來還想帶你去爬山呢。

吳棻：沒關係，我明天就待在這兒整理一些個人用品。

吳攸：我可以幫你的忙。

吳棻：嗯，謝謝。

爸爸：對了，吳棻，伯父想請問你一件事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告知？

吳棻：伯父，什麼問題。

爸爸：我想請問你母親，她人還好吧？(吳棻沒有回應)伯父沒有別的意思，只不過大學畢業後就沒再見過你母親，她搬回去南部，我們也沒再聯繫，我不方便請教你的父親，所以想問你說，你母親現在過得怎麼樣。

吳棻：我媽媽她人在兩年前就過世了。

爸爸：(大吃一驚，整個人失神恍惚)什麼？她過世了。

吳攸：吳棻，我很遺憾聽到這種不幸的消息。

吳棻：沒關係，我已經能夠接受這個事實。前幾個星期，我還回去看媽媽。

吳攸：(拍拍他的肩膀)嗯，那就好。

(吳攸的母親又端了一些東西出來)

媽媽：來，大家慢用。吳攸，叫吳葦多吃一些呀。

爸爸：我要出去一會兒。(起身走向右下舞台)

媽媽：(看著爸爸)你爸爸怎麼了？

吳攸：我也不清楚，可能是屋內天氣悶了一點，他想出去透透氣吧。

媽媽：可是雨這麼大。

爸爸：(拿了一把雨傘出來)我要出去透透氣，不用等我睡覺了，晚

一點回來。

媽媽：喂！雨下這麼大，你要上那兒去呀？(爸爸離去，沒有回應)

吳葦：對不起，都是我的錯。我不該跟伯父說我母親過世的事情，

讓他心情不好。

媽媽：什麼？你媽媽過世了？

吳攸：可能是爸爸認識吳葦的媽媽，所以一時無法接受朋友的不幸

媽媽：(落寞的語氣)我知道你爸爸為什麼有這樣的反應了。

(燈暗)

(雷聲響起，雨聲變大，後漸小)

爸爸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吳攸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吳葦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媽媽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爸爸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吳攸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吳葦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媽媽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爸爸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吳攸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吳葦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媽媽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爸爸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吳攸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吳葦：(自言自語)我還是去透透氣吧。

第三場 過往的記憶

(秋天的黃昏，吳叟家的前院，前院的外頭有一盞街燈，枯黃的樹葉一陣一陣地落下。吳菘正看著遠方作畫，吳叟的爸爸穿著西裝，提著公事包，從右上舞台出場)

爸爸：吳菘，正在作畫啊？

吳菘：我想捕捉淡水夕陽的景緻，將秋天蕭瑟的感覺呈現在我的畫布上。

爸爸：(湊過去瞧)這靠淡水河畔的房屋是磚瓦平房，而且燒出一縷一縷的灰煙？

吳菘：雖然這兒都是將我南部家鄉的景觀搭配上這兒的景色，營造出一種懷舊的氛圍。

爸爸：你對自己的畫作頗有信心的嘛！還能說出一番道理來，只不過這兒的用色可以再稍微強烈一些，造成強烈的對比，不論輕煙升得多高，也阻擋不了夕陽的西下。

吳菘：嗯，我瞭解了，謝謝伯父的指導。

爸爸：吳菘，你應該很懷念你的家鄉吧？

吳菘：嗯。

爸爸：你來這兒也有兩個多月了，伯父看你好像還不是很能夠適應的樣子，我知道是伯母給你太大的壓力了，她這個人好的時候很好，恨不得將所有的寶貝淨往你身上塞，但只要一有小事不順她的心，她就整日鬱悶、一顆心懸在那兒，非得發洩不可，你可是多體諒些。

吳菘：我知道，其實伯母的個性跟我外婆滿像的，我外婆也是這個樣子。

爸爸：你外婆我也領教過，還真不是好惹的呢？(笑)

吳菘：吳伯伯，你也跟我外婆接觸過？

爸爸：嗯，有件事情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告訴你，根據這些日子我對你的觀察，我想你夠成熟，也應當可以理解。

吳葦：嗯。

爸爸：我在大學時代很喜歡你的母親，你母親對我應該也有好感，

可是你外婆就是堅持同姓不能結婚，我跟你媽媽都姓吳，這

你是知道的。你母親是一個溫柔宛約、不敢違抗的女孩，結

果，就選擇了你的父親，那知道.....。

吳葦：那知道我的父親竟然會背叛了她。在此後的日子，我還常看

見外婆很自責的樣子。伯父，我完全不知道竟然還有這麼一

段？

爸爸：連你父親都不知道，這也是為何我不敢問你母親的近況。直

到你來住伯父這兒，我才.....。

吳葦：難怪那天你聽到我母親過世的消息，那麼激動。

爸爸：愛情是永恆的，熱情是不會隨著年紀而減滅的，或許一度被

埋藏於地下，總有一天是要被挖出來的。

吳葦：我多麼希望我母親嫁的人是你。

爸爸：別說傻話了，這些都已經過去了。倒是你們這些孩子，要勇

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，要擇善固執，如果當初我多一些

勇氣，那你就成為我的小孩。

吳葦：還是有機會的，你可以收我當乾兒子。

爸爸：我會的，吳葦。

吳葦：伯父，謝謝你告訴我這件事，讓我對我母親的過去又多瞭解

一些，對於家的拼湊又多一些。

爸爸：好好作畫，我該走了，晚上有一個演講，麻煩你告訴你伯母

說我在外面用餐。

吳葦：好，伯父再見。

(爸爸從左上舞台離去，燈光微暗，樹葉落下，燈光亮時，媽媽從左

上舞台出現，手拎著幾個袋子)

吳葦：(跑過去)伯母，讓我幫您。

媽媽：謝謝，吳葦，你真是個好小孩。

吳葦：沒有啦，我從小幫媽媽提東西，習慣動作罷了。

媽媽：你母親？

吳棻：沒有啦，我.....。

媽媽：吳棻，你在想什麼，伯母都知道，從你的表情，我知道你

伯父一定把他那一段風流史都跟你說了，是吧？

吳棻：伯母，吳伯伯跟我媽媽只是單純的朋友，沒有妳想的那樣

媽媽：我想怎樣了？老實說，我是不該跟一個死去的人計較，況且你母親與你吳伯伯的事也是在我認識他之前，我更沒有理由吃醋，可是剛新婚不久，他竟然就表現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，每次我就不由得想到你的母親，我很恨我竟然不是他最愛的人，如此而已。可是，後來的好長一段時間，我幾乎是要忘記了那回事，尤其是在我們的次子死去後，你知道這件事嗎？

吳棻：我知道，吳攸有跟我說過。

媽媽：(整个人彷彿失神狀態般)那天，是他幼稚園的畢業典禮，一大早他就開開心心地出門，我們全家人準備妥當後也出門了，可是這孩子天性急躁，竟然趁老師不注意時跑到校門口的大馬路上等我們，就被...就被

吳棻：(吳棻拍拍她的肩膀)不要說了，伯母。

伯母：(將他推開，眼淚掉了下來)不，你不瞭解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失去心愛的人的痛苦。我的小孩竟然被一輛超速砂石車給碾過，從此再也回不了家了。他是那麼的優秀，那麼的惹人疼愛，後來我幾乎沒有勇氣去看他那冰冷不全的身體，他還那麼小，這世間上最殘酷的事情就發生在他的身上，老天真不公平。

吳棻：伯母，不要再去回想那些不堪的記憶了。

伯母：你懂什麼？對了，就是因為你，就是你，你來到這個家後，不斷喚醒我的記憶，你是跟他那麼相似，一樣清秀的臉龐，一樣的瘦弱，還有一樣對繪畫的熱愛，我幾乎都要以

吳某：為你就是他了。可是，你竟然那麼地殘忍，要將我的丈夫從我的身邊搶走。

吳某：我沒有，伯母。

伯母：不要說你沒有，你有。失去了一個孩子，我們的家應該要早就變得殘破不堪，可是我丈夫卻比之前地更加地愛護這個家，努力維持一個家的完整，我也就快要忘去那段傷痛的記憶，全心全意地照顧吳攸與這個家。可是自從你來到，你這個外人，你這個入侵者，就要毀掉我這個好不容易親手建立起來的家庭。

吳某：伯母，我跟你一樣地難過，可是.....。

伯母：可是你完全無法體會那種兩段過往的記憶同時被挑起的殘酷，一是你的母親，一是我的孩子，我最不想面對的同時都來到了，都是因為你。

(兩人沉默無語)

伯母：(鎮定的語氣)吳某，我知道你是一個好孩子，其實伯母滿喜歡你的，只不過太多的枷鎖加諸在你我的身上，我跟你都逃不了，我的職責就是要保護這個家的完整，我相信你是個聰明的孩子，你懂得伯母的意思是什麼的。

吳某：我懂，我完全明瞭，我知道一個家的重要性。

伯母：你能懂得是最好的，我不會輕易地放棄地。在吳攸從國外回來後，我更是認清了一件事，我絕對不能鬆懈，也不能放手，我希望你可以體會一個做母親的心情，我有責任給吳攸一個完整的家庭。

吳某：我知道我該怎麼做了。

伯母：那就好了，時間不早了，我該去煮晚飯了。(她提著袋子往右舞台上舞台走去)

(吳某愣住地站在舞台上，天空中又掉下幾片葉子，舞台上昏暗，街燈亮起，吳攸從左下舞台上場)

吳攸：吳某，怎麼一個人站在這兒發愣？

舞台劇劇本

吳葦：(撲向吳攸)吳攸。(在吳攸的懷抱裡痛哭失聲)我不知道那兒
是我的家。

吳攸：這兒就是你的家。

吳葦：不，這兒不是。

(兩個人抱在一起不語，一會兒，小提琴的聲音響起)

吳葦：(抬頭)吳攸，你有沒有聽見小提琴的聲音？

吳攸：有，我有聽見，是貝多芬的樂曲。

(燈漸暗，樹葉落下，貝多芬的音樂響起，後漸小聲至無)

(燈暗)

第四場 給我一個家

(舞台由剛開始的全暗到漸漸明亮的過程中，吳慕敘述著貝多芬的故事，吳攸站在一旁拉小提琴。時間是春天，小鳥的叫聲不絕於耳，場景是山坡草地，地上鋪著一塊塑膠墊，上面擺置一些食物)

吳慕：(燈暗，他斜躺坐在草地上，以很柔和很緩慢的語調說著)貝多芬在很小的時候，有一次因為做錯了事，受到父親的責罵挨打，結果負氣離家出走的他一直跑、一直跑，邊哭邊跑，整個人傷心欲絕，在黑漆漆的深夜裡，他哭泣的聲音傳遍整個森林，最後他跑到一個大池塘邊，他突然看見水中自己的倒影，似乎觸動了他的心，他整個人就往池裡跳了進去，於是高亢的樂曲也就在他的耳邊響起，大自然就成了他的家、他的心靈寓居的地方，整個人也因此獲得了紓解。(燈亮，他停頓了一會)原來，吳攸，你是我的一面鏡子，時時刻刻地跟隨著我，拉出小提琴的聲音來慰藉我。

吳攸：(停止拉琴)在旅行的途中，只要我感到寂寞，我就會拿出我的小提琴，也不管自己處在什麼樣的場所，就開始拉起我的小提琴，頓時我就覺得心情沉穩許多。很好笑，有好幾次，還有人以為我是賣唱藝人，還扔下幾個銅板，我成了一個需要同情的人。

吳慕：同情只不過是廉價的施捨。

吳攸：可是如果連這種廉價的施捨也沒有，那才是真正的孤單。就像是我的母親，她堅守孤單的堡壘，活在過去的記憶中，不肯跨出一步，她以為住在家裡就安全了，可是家卻成為她與外界隔絕的監牢。

吳慕：我不怪罪伯母，我是自願離開的。

吳攸：我知道，我只是同情我的母親，我本來以為我自國外旅行回來，她會有所成長，結果竟然是零，老實說，我很失望。

吳慕：如果沒有辦法改變她，就改變你自己。

吳攸：我嘗試過，但是我一個人背負著兩個人的使命，對我來說太過沉重。

(兩人沉默不語，望著遠方)

吳攸：吳葦，你知道嗎？我以為我們已經認識很久很久了，第一次火車站看見你，你那副自言自語的模樣著實讓我發笑。

吳葦：我曉得，我是可笑的，一株頓時失去了根的浮萍只能隨著水流飄送，心裡只想到如何趕快找到一個棲身之所，那還顧得了自己外在的行為。

吳攸：我以為我沒有機會再見到你，直到捷運車站前……。

吳葦：才發現我們的關係竟然是如此緊密，對吧？(笑)

吳攸：對，我一直覺得我的親身弟弟沒有失去，他就在某個地方活著，我遇見了你，更是確定這一件事。

吳葦：原來我只是你弟弟的替代品。

吳攸：不是這樣的，我的心情很矛盾。我應該是要有個弟弟的，可是他死了，我母親將所有的一切都加諸在我身上，我變得痛恨起他來。可是你卻不讓我討厭，你是個可愛的弟弟。

吳葦：(起身，向前走望著遠方)經歷過一個又一個的家，殘破不堪的家之所以殘破是因為他們不是我的家，我原本的家落沒了，後來的家又不歡迎我。我一直走、一直走，走到腿痠了，人也累了，卻還找不到一個能夠讓我落腳的家。

吳攸：(向前搭住他的肩膀)既然找不到一個家，為何不自己造一個。

吳葦：家的組成份子不該只有我一個人，我找不到我的家人。

吳攸：(從後面環繞吳葦的腰抱住他)會的，你會有的。

吳葦：你能告訴我在那兒嗎？

吳攸：不要想這麼多，吳葦，讓你的腦袋瓜少一些胡思亂想的東西，不要再想了。用你的心、你的感覺，如果無法用眼睛看，那就用耳朵聽，你會找到願意跟你一起共組家庭的

第四個人。

吳慕：那你用你的雙手將我的眼睛矇上。

吳攸：嗯。(用雙手蒙住吳慕的眼睛)感覺到你的家人了嗎？

吳慕：還沒，我感受不到家人的溫度。

吳攸：慢慢來，相信我，你會感受到的。

(吳慕回抱他，兩人相擁)

吳慕：我聽到小提琴的聲音。

吳攸：我也聽見了。

(燈暗)

(貝多芬的音樂響起)